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04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掌控自己

我有三个月不抽烟了,友皆哗然,认为,不可能,抽了几十年,怎么会说不抽就不抽了呢,只是在公开场合不抽而已。逻辑上没有毛病,问题在于归纳总是不完全的,也许,我就是那一条漏网之鱼呢。

我不抽烟,一半是身体因素,年近古稀,各种毛病都会或轻或重地表现出来,在饮食上、生活习惯上做出一些调整,是必要的,不待医家说,思维正常者,都会这样做。一半是主动作为,我想看看自己是不是自己的主人。

我从不把不抽烟之类说成是“戒”什么,而是说“控制”。在我看来,戒是颇为痛苦的,也是万般无奈的,出于被动的,而控制则全然不同,是自主的,能动的,也是有目标的。

当然,说是说,做起来有点难度。拿我的不抽烟来说,起初两天,喷嚏不断,困得不行。我的办法是站起来走走,用冷水洗洗脸。又过了几天,看一会儿书,手会不自觉地伸入抽屉中,码一会儿字,也会自动停下来,想抽支烟。看到别人抽烟有羡慕意,闻到烟味也感到香。有朋友故意塞烟于我,我坚决拒绝。我告诫自己:一旦点起来,就前功尽弃了。

日子一天天地过去,不抽烟由不习惯到习惯了。

有人问我,有没有买点瓜子、零食,要抽烟时,嗑几枚瓜子,吃一点零食,会好些。我说,没有,如果那样,控制了一种不良嗜好,增添了另一种不良习惯,正负相抵,用吴地的歇后语说“秤钩儿打钉子——扯直”。又有烟友问,有没有买戒烟糖之类,痛苦会小些。我回答,没有啊,烟有负作用,戒烟糖也不会尽是好处。

我的一位邻居,为了戒烟,什么方法都用了,但一点作用没有,仅仅戒了两天,又如前抽起来,而且抽得更凶,用他的说话,每一次戒不成功,烟瘾都会更大一些。我不知道他的这个结论有什么道理。他的岳母还不让他戒烟,说抽烟习惯了,

□高邮姚正安

捉只鸣虫伴夜读

打小就喜欢蚰蚰,跟一帮大小子、小小子,傍晚时分开始翻石头、掀腐叶、毁洞穴,事先准备了若干小纸卷筒,临时装“俘虏”用,到家再换到垫了些土的瓦罐子里,喂毛豆、辣椒,闲时养精蓄锐,战时逞凶斗狠。

傍晚行走于小区,那些蚰蚰像老相识,在路边唱着情歌撩我。虽然我在手机中收藏过各种鸣虫的拿腔拿调,并且反复地听,醉了一回又一回,可比起眼前的美声,则多有逊色。到家之后才想起来,何不捉它一只来陪伴自己晚上读书呢。过后真捉了一只,全须全尾,品相不错。散养在书房里,成了我住家的琴师。我读书,它弹琴,妙不可言。

就是这么惬意,每每轻提一个铅字在心灵的大街上载歌载舞,招摇过市。而那些文字,仿佛原本便是生长发育成长于野草、竹篁之中,恍惚间,更变成石级,或引你望峰而上,一览大江大河;或引你潜入幽深,听小院雨戏芭蕉;或引你混迹市井,品尝人间烟火……

读到苏东坡夜读佛书,灯花落下,烧去僧字一节,因而生笑。这逍遥洒脱豪放之人,竟是如此专注、孤独嗜书。好想再捉一只虫子送他座前,正所谓诱人玫瑰手有余香,何况好处岂可独享乎。

这只鸣虫陪我读过《明清小品文》,陪我读过《永州八记》。待我一篇篇读下来,虫声始终不离不弃地伴随左右,时而情绪激昂,时而如泣如诉,时而快几声慢几声的,平平仄仄裹着絮絮

□南京吉卫明

黄昏

每天下班回家的时候,正值黄昏。晴天时会有夕阳,一大片一大片洒在天边。大多数时候是轻柔的橘黄,像新娘的头纱,被花童掀起,扯得老远;有时候又很磅礴,大红色,像浓烈的葡萄酒倒出来了,那一定是太阳喝醉的一天;如果碰上阴雨天,黄昏时就是灰暗的一大片,蒙蒙的,映衬着林立而起的钢筋水泥大厦,倒也壮阔。

小时候挺不喜欢黄昏的。因为从小生活在苏北的小县城,小城有多小呢?骑自行车半小时就能转个遍。每到下午五点钟左右,小城每条街的广播里就开始放同一首曲子,曲声低沉又带点忧伤,它一响起,你就知道黄昏来了,一天就要结束了。路灯马上就会亮起,白天热闹的街巷就要回归冷清,随着妈妈们呼唤“回家吃饭”,巷弄里嬉闹的孩子也要告别回家了。没有夜生活的日子,年轻的心哪会耐得住寂寞呢?怪不得那会儿我不喜欢黄昏。

□上海苏木

身体各个方面也能够接受了,而且和平相处,一下子不抽了,反而会出问题。他岳母的意思是,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了。我听听,说不出道理来驳斥他,只能笑了笑之。

有朋友提醒我,一个星期是艰难期,两个星期是危险期,三个星期是巩固期,一个月下来,如果对烟能够做到视而不见,对烟味闻而不知味,戒烟就差不多成功了。

我说,我没有经历过你所说的几个期,只是有时候还会想起烟,想起抽烟的快乐与悠然,其他倒没有什么,更没有艰难、危险得死去活来。

朋友有点不高兴,怒怼道:“我就不相信,你戒烟会如此风清云淡,你是圣人,或者说,你不是人。”

话说到这个分上,就不好玩了,只能说:信不信由你。

抽烟是什么?抽烟不是生活的必须,只是一种习惯而已。一位心理学家说,坏习惯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就形成了,而要改掉一种习惯,却需要几十甚至几百个小时。但是,仅仅是几百小时而已,绝不是改不掉。

把不抽烟说得如此艰难,我是不同意的。我只能说,有些人是找个借口,惯着自己。

我常常想,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平常人,都是平头百姓,我们掌控不了别人,还掌控不了自己吗?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,说的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掌控。

看不少人的履历,出生贫寒,身处偏僻,然而,读书好,脑子活,能干事,一路青云。到了一定高度,手中的方向盘失灵了,掌控不了自己,任由自己的欲望如春草一样生长,结果整个心灵成了一片野草萋萋的荒地,步入令人痛心的不归路,又能怪得了谁呢?

吃什么,喝什么,做什么,掌控权都在自己手里。我们想想,一个人连自己都掌控不了,还能做什么呢?

控制抽烟这样的小事,实在不值一提。

叨叨,极富感染力,甚至煽情,我确实相信万物无论个体大小,皆有灵性之说了。我的这个琴师,抑或称之为伴读大概更恰切些,它不知不觉间听出文字的妙处,难道不能炫一下自己的感悟和若有所思?不然我在读书,它如何变着声调来应和呢?换个环境,一旦触及记忆,岂有不泛起乡愁、不情动于怀之理。

秋夜很静,不时有小雨落下。说实话,我算不得真正的读书人,只不过时常找一本闲书读着,又有点心不在焉,细究起来,就是玩心重的那一类罢了。尽管很早就对读书人佩服得要命,羡慕得一踏,把《凿壁偷光》的故事牢记于心,甚至还买了一本《中国读书大全》,用来鼓舞、鞭策、照亮自己,但是仍然不能静下心来好好读书。现在想来,我似乎一直在寻找一种氛围,并对其产生依赖,那就是虫琴的曼妙加持。在这种氛围下,我才能与文字窃窃私语,或者牵手游荡,或者舞而蹈之。门外起了鸣虫的喧闹,引发我心中诗意漾动,顺手也写下小诗一首,以应和时境:

夜幕放平了自己
把梦洒向地面
虫儿品尝着来自天上的缠绵
暮然间,琴弦涌起,弥漫周遭
是谁在欢笑,谁将舞蹈
灯的光,掀起夜幕的一角
文字惊讶着,奔出书页
于是,一片和声回荡,沸沸扬扬
天,感动着,落泪了

长大了在长沙求学,对黄昏反而多了一点期待,因为一到那时,学校里的家属楼就会飘出饭香,家家户户的灯光会纷纷亮起,阳台上多了人影。只身一人在外上学,孤单的我会坐在楼下的长椅上,看着家属楼出神,想念远方的家乡。下课后散步到湘江边,此时江上若有恰好归航的船只,在落日的映衬下就会有说不出的美,“半江瑟瑟半江红”,古人诚不我欺。

工作来到上海之后,我对黄昏莫名生出了更多喜爱。可能是这座大都市的繁华让人迷了眼,尽管黄昏来临,却并没有冷清之感,因为知道迎接自己的会是更加绚烂的霓虹世界,即便是午夜,街上依然随处可见都市夜归人。也可能是白天工作有点忙碌辛苦,对黄昏的到来才变得期盼,想要下班回家休憩身心,约朋友同赏落日共酌小酒,陪家人散步玩耍。黄昏再不会让我有小时候的凄凉之感,而变成了温馨的欢聚时刻。

黄昏已到,今天又是夕阳西下。

父亲与苹果树

台风来袭,我下班疾步走出单位,外面风狂雨骤。路过街边一巷口,一个穿着厚重雨衣的老伯,孤零零地站在三轮车旁卖青苹果。顶部撑开的大伞在风雨中摇晃,车上的青苹果满满当当,在雨水的浸润中,更显得青翠欲滴。果柄上带着些许嫩叶,很是新鲜。路人行色匆匆,见我驻足停留,老伯热情招待道:“姑娘,这苹果是老伴昨天赶在台风来前摘的,要不要买点尝尝鲜?”闻着熟悉的果香味,我笑着应下,临走时,手里拎着满满一大袋。

回家后,吃着脆生生、酸中带甜的青苹果,望着窗外树影飘摇,雨幕如帘,老伯雨中的身影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相比之下,十几年前的台风天,父亲的身影更显憔悴无助。

父亲是个果农,家中三亩地种满了苹果树,苹果的收成是家中重要的收入来源。那一年,母亲生了一场重病,让原本不富裕的家变得更加捉襟见肘。父亲生性内敛,对着一家老小,他嘴上从不说难,但眼底的惆怅却藏不住。只觉得他待在果园的时间更久了,或许只有一棵棵苹果树,才知道他的心事。

那年四月,父亲抓了不少小鸡仔回来,放养在苹果树下。八月,吴牛喘月。小鸡仔已长得羽翼丰满。树梢的苹果也在热浪中悄然生长,拳头大小的苹果将树枝压弯了腰。年少的我按耐不住嘴馋,摘下一颗放嘴里一咬,不由皱眉,这滋味酸涩难咽。父亲在一旁笑着说:“得再等等,九月底的苹果就熟了!”父亲难得一笑,应该是这一棵棵硕果累累的苹果树给了他生活的希望吧。

八月底的那个台风夜,暴风骤雨,父亲望着窗外一夜未眠。第二天,台风褪去。苹果树下一片狼藉,散落了一地的青苹果。我跟在父亲身后,走在泥泞的苹果地里,捡起一个个苹果,放进箩筐里。我嘴里嘟囔着,埋怨着老天爷的不公。父亲走在前面,回头看着一脸怨气的我,不知怎的,爽朗地笑了:“姑娘啊,农民就是靠天吃饭的,这不还有一群鸡嘛,这掉下来的苹果,切成小块喂鸡,刚刚好!”我心中一颤,原来面对生活的苦与难,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如此乐观。我抬眼望去,身前的这一棵棵苹果树,虽被台风摧残了一夜,但傲然坚挺,在天地间撑起一片绿意。树梢那些未被打落的苹果,经过风雨的滋养,个头显得更大了。一阵风吹过,苹果随着被压弯的树枝来回摇晃,好似在诉说着生命的坚韧与刚强。

长大后,我由乡村走进城市,工作的繁忙、养育子女的艰辛一度令我身心俱疲。车水马龙的城市如钢筋水泥的森林,一眼望不到头。父亲乡村的那个苹果园早已拆迁不再,父亲也已苍老。但年少时,风中摇曳的苹果树影和树下父亲的身影早已印在我的心头。我知道,纵使前路漫漫,也要风雨兼程。

□浙江杭州朱晓薇

吃辣

江西人喜欢吃辣,这是近几年被越来越多人熟知的事。爱吃辣的地方不少,但又各有不同,川渝是麻辣,湖南是香辣,至于江西,那就是纯辣了。江西的辣,单纯为辣而辣,追求给味蕾带来一场极致冒险,须吃得你大汗淋漓、头昏眼花才肯罢休。

啤酒鸭是奶奶的拿手好菜。将生鸭子切块,倒入油锅,剩余空间用干辣椒填满,不断翻炒。锅里一小半鸭子,大半辣椒,红彤彤的一片,空气中都弥漫着辣椒的味道,呛得人连打喷嚏。再倒入一瓶啤酒、加入调料,直到锅中啤酒烧干方可出菜。夹上一块鸭肉,浓油赤酱,特别是鼻尖那强烈的刺激,怎么不叫人食欲大开?放入口中,眼睛慢慢瞪大,汗珠从脸颊滑落,舌头也为这纯粹而极致的辣味所折服,口水疯狂分泌,顷刻间便来到了辣之王国。但手和嘴巴可诚实得很,夹菜的速度不降反增,没多久碗就见了底。

辣椒饼也是家乡的特色,将新鲜的红辣椒去籽后剁成碎末,加入蒜末和盐腌制。再蒸上一个南瓜,捣成南瓜泥,倒入腌制辣椒的辣椒水,将辣椒、南瓜泥、糯米粉搅拌均匀,做成一个个饼,放在太阳下暴晒定型,再放入蒸笼中大火蒸熟。之后只需切片放入锅中油炸,几分钟后就是一道便捷却下饭的美食。

我的大学是在南京上的,江浙一带,饮食讲究清淡,偏甜口,这对于喜欢吃辣的江西人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。五一期间家人来南京看望我,我特意订了几家江浙特色的餐厅,想让他们尝尝当地风味。没想到,第一顿饭就出了岔子,松鼠鱼、笋干煮鸡丝、甜口的红烧肉……一道道菜样式精美,吃起来却哪哪不对劲。到最后剩下大半条松鼠鱼,盘里的番茄汁已经凝固,还是没人肯再动筷子。我爸当即大手一挥,让我退了订的那几家餐厅,他自己去找江西馆子。

江浙菜的味道当然是很好的,只是各家有各家的饮食习惯。毕竟舌头可以骗别人,但骗不了自己,吃饭是最不能将就的事情。如果连吃这件事都无所谓了,那这个人大抵对生活没有多大热情了。

在外地读书期间,我想念家人、家乡的方式,就是在这座陌生的城市不断寻找那些记忆中熟悉的味道。这时候的我也逐渐理解,为什么爸妈外出打工时需要带上家乡的辣椒饼、霉豆腐,或许只有在大口吃辣时,才能短暂抵消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情绪吧。

□南京吴志强